

凌 翼 著

吊桥

桥上的篝火在燃烧，一会儿，燃红了河的上空。好奇的人们奔跑过来，桥中心的火势向两头蔓延。篾片织就的桥板，干燥得就差一把火。等人们跑回去拿来水桶，从河里舀上水，火势也已经收尾了。

第二天，人们在铺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副眼镜，挂在护栏钢筋上。有人认得，那是七子的，镜片上有一条新鲜的裂痕……

DIAOQIAO

华 艺 出 版 社

凌 翼 著

吊桥

桥上的篝火在燃烧，一会儿，燃红了河的上空。好奇的人们奔跑过来，桥中心的火势向两头漫延。篾片织就的桥板，干燥得就差一把火。等人们跑回去拿来水桶，从河里舀上水，火势也已经收尾了。

第二天，人们在铺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副眼镜，挂在护栏钢筋上。有人认得，那是七子的，镜片上有一条新鲜的裂痕……

DIAOQIAO

华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吊桥 / 凌翼著. - 北京: 华艺出版社,

2007.1

ISBN 978-7-80142-591-X

I. 吊… II. 凌… III. 中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1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2323 号

惊蛰文库:吊桥

作 者: 凌 翼

策 划: 日 月

责任编辑: 宋福江

装帧设计: 潇 路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
邮 编: 100083

印 刷: 北京金鼎缘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 / 32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591-X

定 价: 24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那条充当过镜子的河(代序)

凌翼

我家的门前有条河,叫长顺江,实际上它只是一条小河。也许它不是“江”而是“港”,但“港”又实在太渺小了,我习惯称它“江”。在我们那里,“江”和“港”统读作 gang。上游不远还有地名叫“港口”,我们村被称“东岸”,听这名字还真以为是什么大江大河呢。从我们家上溯二十里路就是黄岗,一个比港口更大的集镇。黄岗上端水分两股,一股来自官山自然保护区——当年李太奎闹棚民起义的地方。另一条则出自双峰、潭山一带的莽莽森林。分水岭那边就是铜鼓和修水了。

我们那很多地名都带“源”,比如河对岸就有两个小村,一个叫“小源”,一个叫“大源”,可能跟溪流有关。因为每道山岭与山岭之间必然有道溪流,小溪流汇入港,港再流入河,河再融入到湖,湖再涌向江,江再一泻千里奔向大海。也许正因了这才叫“源”,他们是大河大江甚至大海的真正源头。除了“源”跟水有关外,还有“溪”普遍运用于地名之甚。如上游就有“湖溪”、“汪溪”,下游则有“芳溪”。“源”一般是小村落,而“溪”一般是大村落或乡镇。

我们那虽然被大山重重叠叠地包裹着,但因为有了河流,这种封闭状态就自然冲破了。只要有河流它必然向着大江大河进发。小

时候,我们的视线四周都是大山,似乎所有的梦想都被大山这把巨锁封住了。但因为门前的河流,我们多了无数的幻想。河流要去的方向就是我们梦想的地方。稍大以后,知道下游三十多里有一个叫“芳溪”的地方,那里是个比港口大得多的镇子。再费些想象,跟随河流而下,有个叫“徐家渡”的地方,是个方圆百里都闻名的大镇。据说那里人口稠密,商贸繁华,是我们小孩子做梦也很难到达的地方。

我家门前这条河,并不流经我们的县城,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那个叫“徐家渡”的地方,它是归上高县管辖的。但它最后汇锦江融赣江,入鄱阳湖奔长江而去。这便让我知道,山里人并不能被大山封死,只要顺着河流而下,就可以到达任何要去的大地方。

有河流就有电。知道这个道理是因为我家门前的河,上游不远被拦住,筑起的坝盈满水,水在一条新修的渠道里走,走着走着,走到我家下游龙坑口的地方,碰见一座房子,那里就是电站。水一进那房子里面,闸门一拉,就形成巨大的水流声,翻起的白浪扑打着,电就来了。我们村子很早就有了电,这难道不该感谢门前的河流吗?我们村一到晚上就灯火通明,外村人羡慕不已。我外婆家在后山二十多里路的山里边,就是若干年后才有电灯的。

说到门前的河,就不得不说悬于河流之上的吊桥了。我们村落有五六十户人家,方圆十几里也算得上个大村落。村部、小学校、医疗所、代销店这些硬性设施都在我们村落。河对岸有几个小村落——大源、小源、南坑、肖家车几个生产队。不涨水的日子,河那边的人要到河这边来,就得趟河水。冬天河水刺骨,迫不得已没人去趟。即使是春上,脱了鞋袜趟河,也得小心衣裤沾湿。男人咬咬劲,趟就趟吧。可是,老幼妇孺怎办。看来,桥非有不可啦。

最初,桥是用四五根木头拼在一块形成板,然后将板连接起来架在木桩横梁上。一般木桥架在浅滩上,河面也宽阔,桥的节数也比较多,走在桥板上唧咕唧咕的声响与水流的哗哗声很合拍。电站那里就有一架这样的桥。小源那里原先也是有这么一架桥的,不知什么原因,后来竟没了。这桥不经事,一涨水,桥就被汪洋吞没,桥板也不知被冲到哪州哪国去了。桥被水冲走,不是说架就架起来的。得组织人力去山上砍树,树砍下山,得要人力把它们拼合起来,还得重新在河道里打桩,才能把桥架在河面。没桥,河却不能不过,那就有了竹排。竹排简单,也是由七八根毛竹凿上眼,用红藤穿连扎紧,漂在河上,人站在上面飘飘荡荡,不敢站的,就蹲着。眼睛盯着晃晃荡荡的水面,随着山影在水中移动,思绪也跟着一只哇哇乱叫的老鹰漂浮。到了对岸,纵身一跃后,却还有点不舍的情结呢。竹排不是人人能撑的,得有一口力气;光有力气不够,还要有一定的把势,要不能竹排不听使唤。

竹排是浮动的桥,它跟木桥不一样。木桥是架在浅滩上的,而竹排却须在水深处撑。水深处流速慢,正是撑排摆渡的好地方。

山里多雨,雨急水涨,桥很不牢靠。村里终于下决心要修一座钢丝桥。

钢丝比鸟蛋还要粗,是外地人承包建成的。村里要修一座吊桥,与国家要修南京长江大桥这样的工程差不多。负责这项工程的是父亲。父亲很牛气,说一不二,他把这个工程当作永久性工程来做。那时不兴吃回扣,父亲吃完饭就猫在工地上监督工程质量和进度。桥架起来了,我心里对父亲有几分敬佩和自豪。桥跨过河道,越过梯田,扎在对岸的山脚下,比河面高出十几米,这下任大水怎么涨也冲垮不了。

钢丝上铺的是结实的楮木板,两边各拉一根钢丝作护栏,这样

任桥怎么晃悠,也可以大胆地走。不过还是有比老鼠胆还小的人,他们在桥头踏几步,一到晃悠处,就迈不开腿。有好玩的“豆渣鬼”,故意在桥中间晃悠,引得妹子作鬼叫。

桥修起来了,门前横路上就多了往来的红衣蓝衫。而附近河道上也就再也看不见木桥和竹排了。这让我觉得少了些什么,每每从外地回去,我没有别的风景可观赏,常常就迈到吊桥上,从这头走到那头,再从那头走到这头。看流水东去,环远山近峦,顿生无限感慨。

我是跟随河水,走出了山的围困的。河水聚于鄱阳湖,我落脚于鄱阳湖的出口处——九江,一晃就是近二十春秋。这是家乡河水汇聚和流经的地方,我不舍离去。终于要离去了,可窝还在九江,每每在外面待厌倦了,还是得回到窝里跟妻儿团聚。在山外的日子,为着生计奔命,一年到头,总要有那么些天回到老家。在老家,最令我流连的还是门前的河。村人要问,吊桥上徘徊的那人,过去土生土长在这里,现在却跑到大城市居住,他难道不满足,要把这条河搬走吗?呵呵,要是真能搬动的话,我还真想搬走它呢。可是我不能,一旦搬走了,这里的孩童们不是少了一面镜子吗?

从前,河水映照过我懵懂的身影,那时是少年不知愁滋味。而今,河水里的我,却已鬓发染霜。就如怎么努力也追不回自己的童年一样,我也无法追寻到过去那条充当过镜子的河。

2007年7月8日更深于北京

目 录

那条充当过镜子的河(代序)	凌翼 1
山顶洞人	1
乡村惊雷	28
吊桥	38
白果青,杨梅红	50
迁坟	67
雪	80
桐子	91
逝者如斯	100
刀子和炸药	123
祸不单行	137
第四十九签(中篇小说)	148
羊罪(中篇小说)	211
一切都在时间的掌上行走(后记)	凌翼 280

山顶洞人

七月的一个早晨，雾像一张网，罩住了整个山村。

刘根赶着他的牛婆和牛崽，沿着板车路下来。欢欢家的木门，严丝密缝着，欢欢还在做着捉蝴蝶的梦吧！穿过尚在沉睡着的村街，前面老屋的飞檐牛角般翘向天空，到了老祠堂，他掸了一下牵在手中的牛绳，牛婆听话地向左一拐，朝万坑山窝走去。牛崽是牛婆的一只影子，牛婆走哪，它就跟哪。

这个有雾的早晨，不用说，刘根是起得最早的一个。他害怕夜晚太长，他的那个山洞，没有电，又不想费油，只能干熬。冬天的夜，尤其难过。这样，就养成起早的习惯。大多数日子，他的苏醒，就是村庄的苏醒。

刘根是村子里的一个古怪。全村三十几户人家，他是最特别的一个。五十多岁了，还没个婆娘。村人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么数过来的。村里原来有两个光棍，后来也找了婆娘，成了家。也难怪，哪个女人会不知好歹，嫁给他这个瘦骨嶙峋的古怪呢？除非疯婆子差



不多。

牛不用吆喝,往前迈步,就是路。现在,路拐到李麻子屋后边,十条腿踩出的哗啦声,被晨雾吸去。刘根望了一眼李麻子的后屋披,他的眼睛一下瓷了。他看见两个光身子抱在一团,正在那里动作。女的不用说,是李麻子的骚婆娘。男的?从那腰身看,好像是屈村长。早晨,真是偷情的好时机,何况还是个有雾的早晨呢。刘根想到李麻子,熟睡中不知不觉戴了顶绿帽子。大概是面朝这边的骚婆娘觉出来了,只见他们兹溜一下从脚跟处提起裤子,转眼就不见了人影。

呸!真……真他妈……霉!大清早……碰上这种事!

前面是山间小道,牛婆领头,刘根走中间,后面是牛崽。这是山里常见的一道风景。路渐次伸向山窝,转过那道山坎,整个村庄就隐蔽起来了。

刘根把牛绳绾在牛角上,放纵了牛,让它们自由吃草。这个山窝,是灌木林,大部分是油茶树,还有杉木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杂木。牛们也喜欢这里,那些俯在地上的青草,还有一扬头就能吃到的小山竹叶,有时还能碰上一丛长着嫩叶的冬茅,够它们啃一些时辰的。刘根这时并没闲着,他从背上的刀夹里抽出随身带来的刀,寻了一根有韧性的山藤,一刀砍去。藤在手中,劈去尾巴,用这当绳子,捆绑那些随手拣来的柴。他捆了两捆,劈一根硬柴横插在两捆柴的腰上,放完牛后,作一担挑回去。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

雾渐渐散去,再有一会儿,牛们也就吃得差不多了。他向山窝深处走去,听见了牛吃草的吱吱声。再走几步,就看见了他心爱的牛婆。牛崽在牛婆不到十步远的地方嚼着一丛冬茅。他很高兴,它

们的肚子已撑得有八成饱了。他站在一棵油茶树下，看着它们慢条斯理地嚼食着青草，心里跟牛说：“哼！你们……倒好，我饿肚子……等你们饱肚子。”

刘根所处的位置正好对着牛婆的尾巴。他跟牛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在他的印象里，牛的那条尾巴好像从来就没停止过甩动。也许，牛觉得无聊，才一刻不停地甩动那条尾巴的。他看见牛尾根部那旋起一个窝的地方，就想起了李麻子后屋披的那一幕，再往细想，就想到李麻子婆娘的那块骚地……刘根性起，走向前去，捉了牛婆的那条乱甩的尾巴，用他的手指去搔牛婆的痒。刚拨动几下，那旋涡就鲜红地张开，刘根的心有些突突地跳了。

牛婆也骚，何况七情六欲的人呢！

二

他这辈子没碰过女人，不知道女人啥滋味。隐约记得有个佩戴红袖章的日子，他正干着吃喝拉撒这些大事后两件的时候，从女厕所那边传来踢踏的脚步声，让他老鼠般的耳朵，警觉地竖了起来。衣服磨擦的蟋蟀声，也能加快心跳。女人憋急了的“唏、唏”尿响，使他热血上涌。他悄悄地提起裤子，发现木质的挡板有可趁之机。挡板已有些年月，已经裂开足可让目光通行的缝儿。刘根很兴奋，他偷眼望去，一下就看见了一瓣白花花的屁股。那女的穿着和他一样，是军装。他着力地搜索那张脸，由于过分投入，没想那挡板腐朽已极，经不住刘根旺盛的火气熏烤，“吱啦——”倒了，整个地扣在女人身上。随着“啊——”地一声尖叫，女人惊惶地跳出了蹲坑。眼



前的意外让他惊呆了。他迅疾地扫了一眼惊魂未定的女人，飞快地逃了出去。

完……完了，这下……完了，李……李红她可是曹……曹司令的女……女人。

他在宿舍还没定下神来，曹司令就率了几个小兵出现在门口，后面跟着仇恨的李红。他被麻绳拴着，在公社那间关押地富、反、坏、右分子的风子里，接受了足以让他受用一生的无产阶级专政。末了，还是曹司令赏他一脚，他只觉胯部麻了一下，就晕了过去……

这以后，他的那东西就没站起来过，看见女人过来，他早就避得远远。

后来，他来到这个无人认识的小村，过起了隐居生活。这个村子的人，从不问他来历，任凭他在这片山旮旯里呼吸和劳作。村里还给了他一间房子，虽然那是堆稻草的库房。他觉得这与他的主要职业——放牛，有着密切联系。到了分田到户的日子，突然来了几个山外人，在库房周围转了几圈。他们从村长家出来，大家才知道这库房没有多少日子了。山外人对那扎实的木料爱得不行。村人觉得那房子闲着也是闲着，拆了还能卖钱，当然好。无家的刘根委实无奈，只得在后山那棵大枫树底下，开始他陈旧得近于古老的生活。几根树杈一立，上面架着横梁，杉树皮当瓦，也能遮雨，四周编着茅草，就有了避风的墙。完全是上古的一套活法。

有一天，村人发现，他又在茅寮旁边的山腰开了一个口子。起初，以为他只是挖一个地窖而已。可是从里面不断排出来的新鲜红土，填满了一个山垮。村人大吃一惊，老毛去世那么久了，还有人响

应他老人家的号召，搞“深挖洞”么？好事的人站在那观看，慢慢悟出了道道，原来这老棺材看得远哩，他在为自己死后掘坟墓。不对，那里面人走进去，还能转几个来回，坟墓要不了那么大。等到他在里面铺上木板，顶上用树皮钉成天花板，人们才明白过来，他挖这洞是为了住人哩。这主意很妙，冬暖夏凉，比那茅寮强多了。茅寮也不闲着，自然成了堆放杂物的处所。他的生活方式，一下子，竟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，返朴到了远古去。一个中学生指着他说：“看，山顶洞人来了。”

自此，山顶洞人的绰号就传开了。

三

“嚯！山顶洞人戳弄起牛婆来啦。”

刘根吃了一惊，慌忙把手从牛屁股底下抽出来。看清来人是骚婆娘，定了定神说：“给……给牛挠……挠痒。李……李嫂子……大清早的……上这来，寻……寻相好的来……来啦！”

骚婆娘肩上挎个背篓，弯腰扯着路边的猪草，嘴里没个遮拦：“是呀！我是来寻相好的呀，可这除了两头牛，就剩下你啦！我找你，你干不干？嘿！”骚婆娘嘻笑着，似真似假。

“怎……怎么？屈……屈村长那驴，没……没让你过……过上瘾？”

“他？嗨，他算什么。是没过瘾哩，所以才来找你嘛！”骚婆娘转到了刘根身边，诧异道：“嚯！这牛婆，见了男人也发骚哩。你看那窝里水淋淋的，它想你盖它咧！山顶洞人……上，上呀！”



这一说，刘根的脸腾地红了。这时的他并不迟钝，他明白，只有反唇相讥，才能掩盖自己的害臊：“盖……盖牛婆，不如盖……盖你哩！你……你当真……让……让我盖……盖嘛？”

“你还是盖……盖你的牛婆去吧！”骚婆娘学着刘根舌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骚婆娘弯腰扯着猪草，高高撅起的臀部，让他产生不尽的联想：她那块骚地，现在也和这牛婆一样水淋淋吧！他紧跨几步，抱住骚婆娘的腰身，嘴在她身上乱拱，咿咿呀呀地嚷道：“盖……我要……盖……你！”

“嘿——”骚婆娘反转身来，挣脱他道：“你以为我是牛婆呀，你想盖就盖了？”

“那……那你要咋的？”

骚婆娘吐嗤一声笑了，说：“咋的？不咋的！我要看看你那东西硬破？别驮了偷人的名声，还讨不到你的好。”

“硬……硬哩。”刘根迅疾地褪了裤子，可那阳物刚刚还棒子似的，这下怎么就软得像面泥。他一下哑了。

“他妈……的，你这骚……骚婆娘，我饶不了……你！”他走上去，把骚婆娘掀翻在草丛里，怎么折腾，也没达到目的。

骚婆娘推了他一把，他懊恼地爬起来，正不知怎么向她道歉哩。骚婆娘却笑了道：“山顶洞人，你的家伙不行，可你养的牛成精了哩。你看，崽戳娘哩！是你调教的吧？”

刘根回头一看，牛崽两只蹄子正趴在牛婆背上，那长而尖的阳物，剑一样刺进了牛婆的水门。

“畜……畜牲。”刘根拣起地上的一根树杈，走过去抽了一把牛

崽。牛崽正上劲，根本不顾主人的怒骂，继续干着。牛婆也不反抗，还露出一脸的馋相，真不要脸的畜牲！

四

太阳把脸抹得红红的，也不怕人笑话，张扬在村东头高高的山尖上。刘根吆喝着牛们，走来路回去。村子这时像一锅沸腾的水，鸡飞狗跳，大人小孩都在各自的那块地里扯秧苗，女人在灶前灶后忙乎。

刘根和牛们穿过村街，谁也没有和他招呼，双抢时候，只有他是个闲人。他路过欢欢家的时候，欢欢正趴在大门口写暑假作业。欢欢也算是个闲人，她爹娘都到广东打工去了，家里就婆婆和她两人。只有到过年的时候，她才能和爹娘住上几天。咳！那几天她就像骄傲的小公主，可快活了。欢欢穿着一件吊带裙，露出白嫩的手臂和大腿，头发蓬蓬松松，她要等婆婆忙完灶上的活，才会来替她梳头。

这是一个蛮可爱的女孩！刘根在心里赞叹着。欢欢与他不算太生分。刘根的洞穴离欢欢的家，中间是一截百步之遥的板车路。欢欢有时就沿着这条板车路，追寻那些童年的梦。逗蚂蚁、捉蝴蝶、粘蜻蜓、摘野花……真是其趣无穷！刘根有几次还顺便为她捉过花蝴蝶，有两只现在还夹在她的语文课本里呢！

“山顶洞人，你放牛回来啦！”欢欢朝刘根甜甜地笑了一下。

“欢欢，呆会儿……还到后山捉……捉蝴蝶去。我给你……捉几只好玩的。”



“喂！”

刘根把牛拴在大枫树底下不远的木桩上，然后在鼎罐里添上些水，把洗净的红薯搁进去，折了几把柴禾，点上，一会儿，一股青烟腾上空中，与苍老的枫树比着年岁。刘根俯瞰着这个村子，一大片田地上都是谷穗的光芒，只有不多的几畦田里闪着青翠的光泽。当那些光芒被收割走了的时候，就由那些青翠来填充。那些早熟的稻子有的开始收割了。此刻，劳动的人们像一只只蚂蚁走向各自的家。吃早饭的时间到了。刘根从鼎罐里抓了一条已烂熟的红薯，嘴撮起吹着，红薯不停地在两手間跳着。饿的感觉好极了，闻着什么都是香的。他来不及等红薯内部的热散尽，就一口咬下去。红薯里面的烫让他好像吞了一块烙铁，本来蹲着的他一下蹿跳起来。直到用手在胸口揉了揉无数来回，才平息了那腔怒火。他就着一瓢冷水，开始不急不慢地咽那些红薯。十步开外，牛们卧着，在懒懒的太阳底下打盹，嘴里不忘嚼着，神情像一个财主一样。这时，牛婆站起来，撅起它的肥臀，拉出来一堆热气蒸腾的新鲜粪便。刘根的鼻子很灵，他闻出那也是香的。他一边啃着红薯，一边走到牛婆屁股后面，用一只手本能地搔了一下牛婆。直到那地方张开，流出湿湿的黏液，他才感到一丝满足。他不敢放纵，偷女人是贼男人，与牛婆偷情就更是贼了。

“山顶洞人，看见蝴蝶了没？”欢欢远远地在板车路上跑，手里举着一粒花花纸儿裹着的糖，“山顶洞人，给你一颗糖，小白兔奶糖。”

欢欢的头发编成两条秀气的辫子，辫梢处，那红毛线缠着的皮筋分外晃眼。刘根把黏黏的手指在衣服上擦了擦，接过欢欢的糖。

他并没立即吃，随手放入口袋，牵了欢欢的手，说：“好！我们……去捉……捉蝴蝶……”

板车路一直通向后山顶，纵深处，是青毛岭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外围几经砍伐，渐渐衰败。衰败处，茅草蔓延，不见森林。过去虎豹出没的地方，现在成了一片天然牧场。刘根常常带上干粮，赶着牛们，在青毛岭一蹲就是几天。再往深处，就是莽莽林海，那叫官山。说来有些渊源，这片林海过去闹过棚民起义，官兵屡剿屡败，后来皇帝下诏，招安了起义首领，这山就封了，不准百姓进山设棚造纸。山上豺狼虎豹出没、猴子嬉戏、野猪野牛成群、麂子叫、野鸡鸣、毒蛇巨蟒隐藏、百鸟欢歌……简直是飞禽走兽的天堂。

刘根与欢欢在板车路上扑腾，时辰不多，欢欢的玻璃瓶子里就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蝴蝶，他们还顺便采了一些好看的野花。欢欢的脸比太阳还灿烂。

“欢……欢，明天，我带你去……去青毛岭……好不好？那里……有好多……好多的蝴蝶和……野花，还有蘑……菇、酸枣……”

“山顶洞人，你不准骗我，一定要带我去哦！”

“不……不骗你。骗你，是……小狗。你不……不能跟婆婆说，婆婆知道了……肯定不……不许你去。”

“拉勾！”欢欢伸出白嫩的指头，搭在刘根枯柴一样的手指上，“拉……拉勾，上……上吊，一……一百年！”

整个下午，刘根都在欢欢的那颗糖中度过。他搜索自己的一生，好像是第一次吃糖。糖的味道真甜，他从没尝过这么甜的东西。他一直在忙活，为明天的进山做准备。他几次从牛婆身边走过，牛